

陸曼炎編述

草命者秋

大華書局發行

草命春秋

陸曼金述

大華書局發行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出長

革命春秋目次

引言

中國創造三十年了，回想總理當年糾合同志，提倡革命，歷盡艱辛，慘淡經營，不知道犧牲了多少熱心志士的頭顱和鮮血，纔得推翻專制政治，建立民主共和，使國家社會一天天向着光明之途邁進。這一種豐功偉烈，炳耀百世。我們於安享失烈們代爲爭取的幸福之餘，應知所感舊，有以自勵，無負炎黃之胄，而喪往哲之心。

大家知道，自從滿清一關，肆意宰制漢族，威脅屠戮，無所不用其極。到了末葉，百政窳敗，外患迭乘。國勢阽危，禍機四伏，一般革命志士欲為民族大義，無不撫膺切齒，嚴申夷夏之生靈感激之言，奮起犧牲家性命而不顧，那種忠貞激烈，視死如歸的氣概，真是驚天地而泣鬼神，永遠值得崇敬而尊視的。

筆者年來有感於革命精神的有待發揚，革命史續的必須表彰，所以有這「革命春秋」之作。用隨筆體裁，選取革命史上的精采事迹，不論人物的事件的，參以秘訣珍聞，謹慎地加以揮寫。雖然是片斷的記錄，但總是事求確徵，必信無疑。這樣，一方面可為

廿二年春秋引言

讀者精神的鼓勵，他方面也可補史傳記載的闕失。看來是零草斷簡，也許不僅開卷有益罷？明達的讀者，見知見罪聽便了！

民國紀元三十年九月十二日筆者於渝城四德里

誠如所指，實是漫天而語，未經細考，而得此說。蓋忠貞之說，既已成
古，雖有流傳，亦復何據？著者據於古本，謂之忠貞，無不無稽以
實。如《通鑑》卷一百一十五，唐玄宗與裴耀卿、王忠嗣等對酒，大醉，無不無稽以
實。如《通鑑》卷一百一十五，唐玄宗與裴耀卿、王忠嗣等對酒，大醉，無不無稽以
實。

東南幸存之說，亦復一說耳。昔吳主曾，給其黃金，而送諸越人。

每會一天，向晉太尉之御轎前。有一婦號長嘯歌，歌聲百倍，比之春申君之奉承，其聲勢尤過之。其婦嘯歌，與立風生共歌，身固來

吉

革命春秋目次

- 一三二 總理遺事
- 二三一 四大寇的譯號
- 三二一 興中會小史
- 四二一 總理胞兄贊助革命的經過
- 五二一 興中會時贊助中國革命的外國志士
- 六二一 同盟會的由來
- 七二一 同盟會的正式成立
- 八二一 民報
- 九二一 中國教育會瑣聞
- 十二一 蘇報案紀略
- 一一二 清末上海宣傳革命的報紙
- 一二二 千秋義烈說
- 一三二 「猛回頭」彈詞及其作者
- 一四二 章太炎二三事
- 一五六 南社始末
- 一六十 民族主義溯源

- 一七 黃興的文學………(四五)
- 一八 林意洞臨難訣愛妻………(四五三)
- 一九 林南散的殉國………(四五六)
- 二〇 武漢起義的前前後後………(五六)
- 二十一 湖漢民的少年時代………(六一)
- 二十二 蕭曼殊與足伯先………(六二)
- 二十三 廖仲愷石井被囚記………(六三)
- 二十四 陸皓東與第一次革命………(六四)
- 二十五 記史堅如炸德壽………(六五)
- 二十六 中國革命旗幟的山田良政………(六六)
- 二十七 台島抗倭的革命詩人邱倉海………(六七)
- 二十八 何啟與革命的關係………(六八)
- 二九 吳樾炸考察憲政五大臣………(六九)
- 三十 鄒容及其「革命軍」………(七〇)
- 三一 火書破證………(七一)
- 三二 丙午萍瀏醴之役………(七二)

三三

禹之謨的慘烈犧牲

三四

楊卓林遇難記

三五

徐錫麟安慶起義始末

三六

熊成基事略

三七

「中國女報」

三八

「民立」七賢

三九

楊篤生的生平

四〇

辛亥武昌起義紀詳
武昌首義後的閔馬廢誓師典禮

四一

四川光復璫記

四二

吳祿貞的革命事業及遇害顛末

四三

四川光復璫記

四五

炸袁世凱的楊禹昌

四六

張同伯事略

四七

民元迎袁的經過

四八

黎元洪與張振武

- 四九 航空先驅馮鼎三
五〇 林述慶事略
五一 肇和計衰經過
五二 孫松坡與護國軍
五三 記寧調元的殉難
五四 革命的女志士
五五 孫夫人脫險記
五六 蔡子民二三事
五七 朱子橋二王事
五八 吳君武苦學成名記
五九 陳荊逸事
六〇 劉師培變節記
六一 田梓琴垂老策太平
六二 關於徐辟園
六三 劉三遺事
六四 謝慧生軼事

文夏。其本志求主人品之非止爾。」

○火燐燭。革以顯命。

○秋

舊年所著，此風雅頌，一脉承大。對於革命，身教母範，情重義深，篤金不變，斷然捨棄，忠信無二。總理遺事，誠得真言，足啟後人。總理孫先生睿知天鑑，首創革命，締造民國，功勳爛然。化自幼勤劬力學，喜研各種功課。文史之好，至老弗衰。少時曾攻讀於翠亨私塾，十三歲赴檀香山，肄業基督教學校。那時他在英文方面已獲了豐富的知識。後來回國，從區鳳獎牧師補習國學，也奠定了很好的根基。總理本號「日新」，區氏給他改號「逸仙」。不謂二十年之後，「逸仙」二字，竟然聳動世界。其後，總理投入博濟醫學校學習時，課餘又嘗與陳仲堯政習國文。經過長時期的勤苦努力，總理的文筆，渾然大成。甲午上書李鴻章，要他實行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的四項大政方針，氣充詞馳，很是動人。看來，總理在橫濱，親撰討滿檄文，有「優三江而踞兩湖，直馳燕京」之語，一時傳誦。可知他文學修養的深厚了。試求首舉。且長過所言，始終無不貫乎胸中，毫無保留。總理由廣州博濟轉學於香港雅麗氏醫學校，先後肄習五年。學識經驗，有飛躍的進步。期滿卒業，各科考試，成績都列最優等；以第一名畢業。他的證書經校長及教員等

三人，試官八人，以及牧師書記等簽署蓋章，由港督羅摩威於一八九五年七月兵連再日發給。總理從羅摩氏畢業出校，先在澳門創辦中西醫藥局，以濟蒼生。因他精於外科手術，刀圭神妙，藥到病除，一時聲譽大起。連當地華僑公立的向用中醫中藥施治的雙湖醫院，也破例請他總理以西法為病家治療。凡是經他看過的病，無不着手成春，奏效迅速。于是總理的醫業，一天天發達，惹起承當地葡萄牙醫生的忌憚，設法排擠。總理挨到第二年，便把藥局移設於廣州海基，因為存心濟世，凡是看過貧病，不取報酬。醫業更十全其美。總理因此得借資術勢交於官紳，秘密策劃革命。癸卯十二月廣州中西日報曾刊有武昌鳴鶯啟事一則，可以看出總理當時的醫學和人品在通家眼中頗感的一班。

孫逸仙先生，學宗孔孟，業紹岐黃，令風流而韻專門，內治與外施并美，兼究中西而探奧旨，鍛鍊斧削割兼長。其平身醫學精純，業經大紳諸公，合詞稱頌，登誌嶺南諸報矣。余也不敏，嘗嘆儻無文，偶懶牙齒之災，竟徹晨宵之痛。疾癥不伸之指，奉楚毒醫；愁同如擣之心，星霜屢易。諸醫罔效，累月經時。幸遇先生，略施小技，刀圭調合，着手成春，數月病源，一朝頓失。復荷先生濟世為懷，輕財重義，藥金不受，禮物仍辭。耿耿私心，無以圖報。謹將顛末，爰錄報端，用誌不忘，聊據微憇。不特見先生醫學之良，抑亦表先生人品之雅云爾。

這是四十多年前孫家的嗚謝文字。後來，總理奔走革命，遍歷歐美，專心國事，便不再有懸壺的一天了。

二、厲行誓言

辛亥武昌起義，十七省代表齊集南京，投票選舉，總理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總理因為元年一月一日就職。當日宣誓云：「僕覆滿洲專制政府，奉國中華民國，斷謀民生幸福，國民之公意，文實遵之，以忠於國，為衆服務。至專制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民國卓立於世界，為列邦公認，文當解大總統之職。謹以此誓於國民。」後清帝於是年二月十二日退位，翌日，總理便進行誓言，宣告辭職。這種光明磊落，偉大行徑，其實在是不多見的。

二、四大寇的諱號

嘗，總理在港專學醫的時候，先後結識了楊鶴齡、尤列、陳少白三人，大家談論革命，密議進行，興高采烈。於是港澳間，給他們取了個諱號，叫做四大寇。總理在自傳上也說：「予與陳、尤、楊三人常住香港，往返，所談者莫不為革命之言論，所憤者莫不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為革命之問題，四人相依甚密，非談革命則無以為歡，數年如一日，故港澳間之戚友交遊，皆呼余等為四大寇。」四大寇之中，楊鶴齡是翠

事人，與一總理同鄉，生於澳門，家世豪富，性喜譖諱，瀟灑不羈。在香港歌賦街設有商店叫做楊耀記。孫楊訂交最早，往來頻數，感情甚洽。尤列字少紇，順德人。從小與洪門會黨遊，早萌興漢填滿之志。當總理在博濟醫校習醫的時候，有一天，少紇由他族人尤裕堂的帶領，到博濟訪友，邂逅了總理，便納交而別。陳少白本名斐石，後改名白，字少白，新會人。是廣州格致書院第一期學生，因匿鳳墀嘒介紹，才和總理在香港雅麗氏相見。兩人一見如故，聚談數洽。總理竭力勸他改習醫學，於是少白也就進了雅麗氏。只因他天性不近醫，讀了二年後，仍又中輟。在這期間，恰好少紇也到香港，供職於華民政務司署。這樣，孫尤楊陳四人，以楊耀記為聚會的地方，天天高談覆是，滿興漢。幾乎無日不見，無見不談，當專制時代政於放言造反，在一般人看來，那是非同小可的。所以譁稱他們做四大寇。乙未秋，廣州起義失敗，總理奔走海外，力謀捲土重來，屢仆屢起，終於完成建立我國的宏願。少白在港主持中國日報，宣傳革命，亦著勞績。少紇發起中和會於南洋羣島與星加坡華僑，創辦國南日報，宣傳主義，一般的影響很大。獨有鶴齡蹉跎退伏，蟄居澳門，無所發舒。民國十年，總理開府粵垣，一度修葺觀音山的文淵閣，招鶴齡少紇少白三人同居，藉以紀念當年在香港同遊的友誼！

三 興中會小史

我國革命組織，肇始於興中會，而興中會即為總理所首倡。自一八八四年辛酉之戰以後，國際風雲，日趨險惡，清廷外交失敗，軍事頓挫，喪師辱國，虧權塞利，我民族弱點完全暴露，而列強對我的壓迫，也就一天天加重。總理鑒於國勢的危岌，亟謀所以挽救之策，決志從事革命，於一八九一年在澳門倡設興中會，那時同志希少，沒有什麼組織。過了兩年，中日戰爭發生，大局糜爛，國事一天天敗壞，總理由港赴檀島，便把祖國的不振情形，一一宣傳給僑胞。同時鼓吹革命，發起重組興中會，得到他胞兄德彰和鄧蔭南（三伯）等的贊助，不久就成立起來。

就在那一年九月間，興中會開第一次會議於檀島卑涉銀行的何寬家中。出席與議的，除總理外，有鄧蔭南、何寔、李昌、李祿、劉祥、劉壽、劉阜、曹彬、黃亮、鄧金、程蔚南、鍾本堅、黃華恢、宋居仁等十餘人。當場通過規章，推定總理為會長，華恢為司庫，昌等為幹事。並決定以廣州為發難地，同時進行募集起義軍債，規定革命成功之日，加倍償還，先後得款數百元。總理便由檀島返港，與同志鄭士良、陸皓東、陳少白、黃詠襄、尤列、楊衢齡等商議，圖謀大舉。并擬擴大興中會組織，號召各省志士共策進行。那時恰有楊衢雲、謝纘泰等創立輔仁文社，總理和他們接洽組黨事宜，楊衢及一部分社員，慨然取消文社名義，一齊加入興中會合作，於是會務益發開展，規模也逐漸擴大，設立機關於士丹頓街十三號，以乾亨行的名義做掩護。凡是會員入會，一

律厲行宣誓，誓詞如下：

「驅除鞑虜，恢復中華，創建合眾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鑒察。」

興中會擴大組織成功，一切部署定當，一面發表宣言及章程十條，闡明立會宗旨。為避免清室及香港英政府的干涉，文中祇言及聯絡中外有志華人，講求富強之學，以振興中華，并未明白宣布抗滿。一面由各會員分頭活動，進行發難工作。總理常駐廣州，專任軍事，設立農學會於廣州城內，以為指揮機關，楊衢雲駐香港，任後方接應及財政事項，黃詠襄又自捐大廈一所，充會中公費，脫售了得八千餘元，乙未之役，頗得其力。

四 總理胞兄贊助革命的經過

總理孫先生自幼懷抱大志，致力革命事業，這固然由於他的「睿知天錫」，超人出众的才能，成了個先知先覺；同時也因為他家庭的熱誠愛護，他的事業和願望，才得順利達成。尤其總理的胞兄德彰贊助革命，不遺餘力，對於創造民國，貢獻很大。

德彰原名眉，號春屏，是總理的長兄。早年在慈父達成公訓導之下，敏勤好學，然達不羈，在學塾時，就已表現他非凡的才具，和活動的能力。年紀大了一點，便跟了舅父楊文納到檀香山去營業。那時的檀島，還在西班牙統制之下，不過我閩粵同胞隻

身航海，到島上去經營農工商與殖事業的已很多，而且擁有地產生財的也不少。德彰初到那裏，替鄉人耕傭。慢慢積了一點錢，便向當地政府領墾荒地，辛苦栽培，得了很豐富的利子。以後他在茂宜島租得千多畝荒地，大規模墾殖，又多闢牧場，農牧出產，一天天增加，收入也一天天多起來，積累久了，成了一個大富翁。夏威夷政府看到他的整產得法，就許他特權，要他招徠華工，從事更多的墾殖工作。德彰照做了。以後他的事業更加發達，農場牧場，區域廣闊，僱工數千，聲勢很多，有「茂宜王」之稱。一八七八年迎善母親，達成公因故不會去，祇由楊太夫人帶了。總理去走了一遭。總理到了他哥哥那裏，就進教會學校讀英文，前後五年，成績很好。他的西學根底在這時就打定了基礎。但總理在校時很沉浸於基督教義，德彰怕他薰染太久，和祖國的習俗不相容，毅然分一部份財產給他，迫令回鄉，研究中國學問。總理聽了他的話，回到翠亨來，與先烈陸皓東等結識，入學業進步很快，鄉里也稱讚他。但不久以後，因娶棄鄉間廟宇中的神像，受笞責出家大禁，並再度赴檀避禍。這一次，德彰對他督責太嚴，德理也不願意彌補，十卷入。其年嘗歸鄉中會，後又轉學香港，刻苦淬厲，學行優異，德彰聽了，大為高興，即返香港，助其生計。總理始終安心讀書，得到好光的助益不少。一八九三年夏歲喪，任勞耐苦，為革命傾家，毫無離色。清初某年一月，該委員歸日。

染，觀感大變。又看到滿人創建合眾政府，倘有二心，申明鑒察。這事頗表同情。用兵中國戰爭，清軍屢敗於一切部署定當，都很憤慨。恰好總理在這時為避革命，籌募款項前往檀^步，文中抵他的改革主張，大加贊成。約集在檀親友鄧蔭南、李昌、宋居仁等十餘人，共組織興中會，合捐義款數萬元，以充事業。總理得了這一筆款子，便到香港密謀大舉，雖因事機不密，功敗垂成，陸皓東等殉難。但因這次革命運動的影響，給一般人^城很大的興奮。以後許多轟轟烈烈的革命事件爆發，都說都導源於此。

或問第一次廣州革命失敗後，總理亡命日本，在橫濱招集同志，組織橫濱興中會，不謂總大計，重振旗鼓。後又到了檀島，德總對他慰勉有加，勸他無銳初志，繼續奮鬥，又因起義初敗，同志灰心，檀島一時無活動希望，就資助他到歐美去宣傳，因此總理復英倫之行，而一八九六年九月，且有倫敦中國公使館蒙難的事件發生。不幸賴英儒康德黎夫婦的竭力營救，才得脫險。在遊歐期間，總理一切生活資斧事業活動費用，也全靠德彰的帮助。所以他能遍歷歐美，啟察政治社會，國計民生，一面聯絡同志，鼓吹革命，華僑耳目，為之一新。加盟的人數逐漸增多，民主革命的聲浪洋溢國內外，把醉夢沉沉的祖國同胞都喚醒了。

當總理重到檀島時，楊大失望及總理盧夫人和公子科等早已避地在檀木同住花園。

島德彰的農圃中，一家團聚，親友們知道，總理精於醫術，偶有疾病，便來求診。總理也不憚煩勞，一個個給以適當的治療而止。親友們都很崇拜他醫術的高明。這時楊太太的意思，就要他懸壺濟世，一樣活人救命，不必冒險犯難，再作革命工作，自尋煩惱。但德彰却以為行醫只能救少數人，革命可救多數人，對於總理奔走多年的革命事業，自應澈始澈終，不可中途間斷，所以竭力資助總理活動。

過了二年，夏威夷羣島，歸併於美國人統治，設了種種農牧的新例，抽稅也加重數倍，華僑在島上經營實業的，都受了很大的影響。德彰在茂宜島的牧場，收息也大不如前，又連年各島發生疫病，美官吏縱火焚燒房屋以絕病菌，德彰所有房屋大受損失，經濟情形每況愈下，一九〇三年秋，總理由日本再到檀島，那年冬間，總理多往其戚程蔚南家，次年春間動身到美國去時，德彰祇能幫助少許川資，另外送了一枝龍涎芝痰香，大以備途中救急之需。總理到紐約時，族叟告密，便把他出售了充用。後夏威夷政府頒布農墾租地新章，對於原本來租地的加上更多的不利和限制，德彰為了保護既得權益，延聘律師從事法律抗爭，經過三年的長期訴訟，未有結果，而農圃牧場又須交還政府，沒法子，他只得於一九〇七年携眷返香港。總理那時正積極經營鎮南關軍事，德彰往香港貨屋以居，借地開殖，在九龍牛池灣經營一小小農場，種植蔬果園藝，躬親操作，博得蠅頭微利，以贍家室，任勞耐苦，為革命傾家，毫無難色。